



布宁文集

1

〔俄〕布宁 著

И. А.
БУНИН

人民文学出版社

И.А.БУНИН

布宁文集

1

短篇小说

〔俄〕布 宁 著

陈 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66, 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宁文集. 1/(俄罗斯)布宁著;陈馥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514-0

I. ①布… II. ①布…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
俄罗斯—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6982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史 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1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9 插页 16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7514-0 定价 180.00 元(共四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像

序 言

人们都说,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坛“群星璀璨”,而俄罗斯的画坛、乐坛也无不如此,在那一百年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观。那些星星的灿烂光辉不仅照耀着俄罗斯的文坛、画坛、乐坛,也照耀着世界的文坛、画坛、乐坛。

伊万·布宁(从前我国译者根据英文译名 Phunin 将他的姓氏译为“蒲宁”)就是那些星星当中的一颗。他出生于一八七〇年,在十九世纪只生活了三十年,然而他却是由鼎盛时期的俄罗斯文学艺术哺育成长,成名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的思想情感、文字风格也始终属于十九世纪。

他年轻的时候,与当时俄罗斯文坛、画坛、乐坛上的一些大星都有来往。他崇拜列夫·托尔斯泰,曾经立志遵循列夫·托尔斯泰的学说,过一种平民化的生活,为此去学箍桶的手艺,还开过一家“布宁书店”,推销由列夫·托尔斯泰的信徒创办的媒介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他与契诃夫有过多年亲密的接触。他曾经是著名的“星期三”文学小组的成员,与高尔基、库普林等一批来自“底层”的青年作家常常聚会。一九〇二年由高尔基牵头的知识出版社开始积极活动,布宁几乎一直是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撰稿人,知识出版社负责出版布宁作品的单行本。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个作家群体散了,不少人,包括库普林、阿·托尔斯泰,离开了俄罗斯。布宁的思想感情本来就属于上一个时代,眼看着他所习惯、所珍爱的昔日的俄罗斯及其文化受到暴力的冲击,自然难以接受,也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六日离开他爱得心痛的故土,辗转去到法国定居,再也没有回来。

布宁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作家呢?

他的家世,可以从他写的《我的简历》和《阿尔谢尼耶夫一生》中清楚地看出。虽然他否认后者是他的自传——小说总会有虚构的成分,不过大体上是他的亲身经历。他毕生以自己的高贵血统自豪,尽管到了他这一辈,他的贵族之家已经穷到卖光花光、各自需寻各自门的地步。谈到他父亲,他指出,他父亲的“那种闲散,当时不仅是乡村贵族的寻常生活方式,也是一般俄国人的寻常生活方式”。他甚至在《田庄上》这首小诗中说:“你的过失不由我来审判。”

像列夫·托尔斯泰一样,布宁也觉得学校教的东西对他无用,念了四年中学就弃学回家。幸而他的受过完好教育的大哥,因参加民粹派活动被捕一年后改为回乡接受监管,在家辅导他完成了中学学业。他自幼禀赋聪颖,又博览群书,他父亲很早就断定他会成为诗人。

他确乎继承了先人的艺术天分,在回忆《谢苗诺夫家族与布宁家族》一文中,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先辈女诗人安娜·布宁娜的一生。曾经是俄国一代著名诗人的茹科夫斯基(阿法纳西·布宁与土耳其女俘的非婚生子)也是他的先辈。

他在《我的简历》中说:“我在青少年时代完全沉浸于诗歌中……”,“少年时代的我开始写作不费力气……”

一八九一年,二十岁的布宁在奥廖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

集,他自认为写得很幼稚。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对这本诗集的第一篇评论出现在《行家》杂志上,奇怪地指责我摹仿费特,劝我最好写散文。其他评论倒很赞许。”

在当时象征主义诗歌风靡俄国文坛和后来普罗文学兴起的大背景上,布宁的那些写昔日乡村和庄园生活的小诗虽然显得过时,但是也显得格外明朗,朴实,自然。尤其他在写景方面立住了脚跟,他的语言风格也继承了自普希金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的古典传统。

他于一九〇〇年夏发表的著名长诗《叶落时节》(原有副标题《秋的诗》,题献给高尔基),非常贴切地把秋天的俄罗斯森林比作俄罗斯式的木彩楼——俄罗斯人至今都会在他们的节日集市上用木头搭建他们传统的小楼,上面绘有各种图案,五颜六色的,非常绚丽可爱。俄罗斯秋天的森林虽然绚丽多彩,只是过于短暂,华丽中含着凄清。诗人着力描写了秋的“静”,表明秋的美不是生长、发育、旺盛的美,而是面临死亡的凝滞的美,是幸福的最后瞬间,紧接着到来的是绵绵细雨,彩楼褪色,霜雪风暴接踵而至。

布宁十分珍爱他的这首长诗,他于一九〇一年出版的一本诗集就题名为《叶落时节》。

库普林认为这本诗集显示出作者“才华横溢”,高尔基读后称布宁为“当代第一诗人”。当时的著名诗人勃洛克也说,很少有人像布宁那样了解和热爱大自然。列夫·托尔斯泰甚至说布宁的写景能力“为屠格涅夫所不及”。

苏联著名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他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出版的九卷本《布宁文集》所作的代序《论布宁》中说,即便布宁的诗篇的挽歌风格在那个时代已经显得过时,“其

中也含有独特的个性”，“对‘荒芜’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为此前的俄罗斯文学所不及”。特瓦尔多夫斯基并且说，他自己的创作实践颇得益于布宁，布宁是他少年时代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从一八八七至一九一七年间，布宁发表了大量的诗歌，还翻译了一些欧美诗人的作品，包括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所著《海华沙之歌》，并于一九〇三、一九〇九、一九一〇，三次获普希金奖——当时俄罗斯科学院的最高奖项。

在此期间，十九岁就离家自谋生路的布宁，做过地方报社的编辑、地方自治会的图书管理员和统计员，就工作之便走访了南俄广大农村，发表了许多通讯、特写、短篇小说，包括他二十五岁时发表的、得到普遍赞扬的特写《走向天涯》。后来他曾经说，如果把那些作品统统收集拢来，可以给他的文集增加厚厚的几大卷。

看来布宁确乎认真考虑了评论家说他不如写小说的劝告，他说：“在波尔塔瓦我开始比较认真地对待小说创作了，我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无题^①）投给了当时由克里文科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主办的《俄国财富》杂志。米哈伊洛夫斯基撰文说，我将来会成为一名‘大作家’……”

雪莱曾经说：“诗与散文的分别是一个庸俗的错误。”（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朱光潜先生说：“一切艺术到精妙处都必有诗的境界。”“诗和散文在形式上的分别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出处同上）

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莱蒙托夫的《塔曼》，都有极美的诗的境界，成为俄罗斯散文的典范。

① 后来题为《丹卡》。

布宁在谈到他怎样写作的时候也说：“我没有在自己的诗歌和散文之间画一道界线。我的诗歌也好，散文也好，都是有韵律的……只是紧张度不同而已。”

一九一〇年中篇小说《乡村》问世，使布宁声名鹊起，并且引起了一场争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兴起一场“到民间去”的运动，产生了一批民粹派作家。这些作家多数是城市作家（所以要到民间“去”），他们对农村的了解与生长在农村、来自民间的布宁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据布宁说，有些城市作家连麦子是怎么长的都没有见过，可是他们根据自己头脑中那个“人民”的抽象概念，指责布宁给人民抹黑。

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论布宁》中说，《乡村》这部作品充满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现实生活素材，反映了当时的种种政治事件、社会议论、传闻、预测，对于读者、评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们）都是一个意外——这位一直喜欢写昨天的作家忽然写起今天来了。

《乡村》也因此受到苏联评论界的重视，正如布宁的《旧金山来的绅士》（1915）被苏联评论界看作对“新世界”（美国）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受到重视一样。

从《乡村》开始，对俄罗斯人、斯拉夫人心灵的探索，在作者于其创作繁荣期（1910—1916）写出的作品中占首要地位。

在《乡村》之后，布宁写了一篇《夜语》（1911），讲一个中学生暑假回乡努力向人民学习的经验，很有点回应某些民粹派作家的意思。布宁要表明，人民不是由少数典型组成，而是由各种各样有血有肉的个体组成。本文集收入的《梅利通》、《好日子》、《蚰蚰儿》、《伊格纳特》、《扎哈尔》、《莠草》、《我总不吭声》、《树皮鞋》等等，写的都是俄国农民，个个有血有肉，给人印象深刻。

护林人梅利通像个隐士般生活在森林里,无论人世间给他多少伤痛,他的心始终和上帝在一起,一切听凭上帝安排,无怨亦无悔。阿韦尔基辛苦劳作一生,终至气衰力竭,成了“莠草”,“莠草当除”,他平静地接受了他的死亡,可以说是视死如归。蚰蚰儿述说的不是他自己如何悲苦,而是一位父亲的失子之痛。扎哈尔是个纯种俄罗斯美男子,生活有条有理,又善于持家,本来可以好好过日子,却荒唐地死于打赌喝酒,而他至死也没有失去他的善良天性,为了不连累酒家,他“坚定地在大路中央走去……就像一头牛似的轰然仰面倒下去……”有苏联评论家说,《扎哈尔》这篇作品在革命后也是不朽的,应该让所有的小学生都读一读。《好日子》的女主人公最初受人欺压,后来过上好日子靠的却是她的相当残酷的“机灵”。《树皮鞋》中那个涅费德的善良淳朴却已到了净化的程度——这篇文章写得那么简朴,那么单纯,正是那淡淡的笔触写出的淳朴善良感动了译者。《割草人》的歌象征俄罗斯人灵魂中的光明和纯洁的特质。而《我总不吭声》展示出作者后来提到的,为欧洲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俄国人的自虐癖好。《名气》也是俄国人的癖好的生动写照。

《乡村》问世以后,布宁的主要精力已经转向小说、散文的创作。

《乡村》是布宁早期写的第一部比较长的作品,显出驾驭长篇的能力还不成熟,高尔基只说他集合的材料太多,写得“太稠”(густо)。次年布宁完成的中篇《旱谷庄园》就被认为是作者在创作上的飞跃。这部作品所讲的一个家族的故事,也与作者的家世故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俄罗斯人的心理习性挖掘更深了。读者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旧时代的俄罗斯那片绝少人迹的广袤的土地上,贫困的中小地主的

生活和农民的生活是怎样复杂地交汇在一起。

布宁在《阿尔谢尼耶夫一生》中说：“我生长在僻壤。荒漠似的田野间一座孤零零的庄园……冬天只见一望无际的雪原，夏天只见一望无际的庄稼、青草、野花……”

他又说：“我生长在极端贫困的贵族之家，这种贫困又是毫无一点俄国人的自戕癖好的欧洲人永远无法理解的。这种癖好并非只为贵族固有。为什么在自己的广袤土地上拥有欧洲农民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财富的俄国农民过着赤贫的生活，而把自己的无所事事，昏昏欲睡，想入非非，以及种种不像样的生活方式，只归因于没人愿意从已经一年年穷下去的邻近地主手中剥夺对他来说是多余的一寸土地给他？为什么贪得无厌的富农有时候突然会诅咒这种贪婪而大肆挥霍起来，像醉汉一样痛哭流涕地忏悔，并且热烈地向往做约伯^①，做流浪汉，做乞丐，做疯僧？”

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根性是不容易的。不久前译者还在俄国网上看到，前任俄国总统普京指出：当前俄国有三大灾难，第一位的就是酗酒。酗酒至今造成种种如布宁说的“不像样的生活方式”。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生活在群体中，必然会发生人性的碰撞。所有世界级的大作家，从古希腊时期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没有一位不对人性深入剖析。阶级性是个笼统的，一刀切的概念，无法包揽作为个体的人的人性的复杂表现。大作家们从现实中的个体入手，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人性真实的方方面面。

^① 圣经人物，本来极其富有，在一天之间变为赤贫，而他始终没有背叛上帝，最后上帝重新使他富有。事见《圣经·旧约·约伯记》。

契诃夫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曾经说：“……文学之所以称为文学，就是因为它描写的生活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无条件地说真话是文学的使命。把文学的功能缩小为采珠是致命的，就好比您要列维坦画一棵树，却不许他画肮脏的树皮和发黄的树叶一样……”他当然不是反对采珠，他只是说不能把整个文学的功能缩小为采珠而已。

布宁谈到他怎样写作的时候也曾经表白：“……我从来不在外来的影响下写作，总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要等到我内心产生了某种东西我才能写，否则我就无法写。我从来不会也不能仿照。我不能也不肯以某种‘精神’写作。总之，我在自己的写作中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什么外在的任务……”他曾经说，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写的是俄国少数上层贵族，而他要写的是为数众多的中小地主、没落贵族、农民，因为他最了解的是这些人，他只能写“真正是”他的、“而且是惟一实在的东西……”（见本文集第四卷《书》）。

一九七三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级文学档案《文学遗产》的第八十四卷布宁专卷的编者按指出，布宁“在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中占有一席突出的位置”，但是“他的社会爱憎，与其说取决于某种思想体系，某种世界观，不如说取决于他对世界的直接艺术印象……他只想做一个艺术家，作家”。

这个“鉴定”应该说很准确。

布宁不限于写生活在乡村的形形色色的人，在《陈年旧事》里，他写了一个叫伊万·伊万内奇的默默无闻的城市小民（作者给他取名为“伊万”绝非偶然，这是俄国最普通的人名，有如中国人称“张三”，或者“张生”），他是卑微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在我们周围有千千万万，可是平日有多少人去关注他们呢？人生

就是来来去去,生离死别不足为奇,可是人生短促,当我们在世上的有限时间到了尽头,我们忽然会想起曾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某一个人而唏嘘不已。

《生命之杯》里的两个相当有才能的年轻人,竟然把他们的一生耗费在无聊的相互拼比、斗气上面,这个主题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布宁说:“在我的内心,悲哀和欢乐,个人情绪和对生活的极大兴趣是反差很大地混合在一起的。”(《我的简历》)“无论这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人间如何使人痛苦伤心,它仍旧是美好的,我们也仍旧极愿活得幸福,相互爱恋……”“我希望生活和人们都美好,能激起爱和欢愉的感情,而只憎恨有碍于此的一切。”(《阿尔谢尼耶夫一生》)

生与死,生命的意义何在,是布宁始终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他幼小的时候就目睹他的小妹突然一病不起,听到他熟悉的一个村里的小男孩和他的一个亲戚突然死亡,震撼了他的与生俱来的敏感的心,头脑里一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突然没有了生命,从人间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为什么要来人世间走这一遭呢?

后来作者在他所著的《黑夜的海上》和《托尔斯泰的解脱》中,进一步从死亡的角度来思考生命。他在《阿尔谢尼耶夫一生》中也说:“难道我们对死亡的感觉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不是,如果我对死亡浑然不觉,我会像过去和现在这样热爱生活吗?”作者在短篇小说《兄弟》中也提到那无限长的生命之链,指出这链上的每一环生命都包含着其上无限多环生命的一部分,向下亦同。

布宁写得最多的是爱情。他着力写的不是恋爱的事实经

过,而是恋爱的心理历程。在恋爱中人们往往会显露出隐藏于人性深层中的特质。

在《通夜霞光》(1902)里,他只写了一个在单纯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姑娘对爱情的期待和即将成为妇人之前的一点莫名的恐惧心理,那么清纯,那么真切,那么诗意,与布宁同时代的评论家预言他会成为一名大作家不是没有根据的。

米佳的心中有两个卡佳:一个符合他的幻想,另一个庸俗得让他失望。可是他和卡佳接触的时候给卡佳的印象却是,他只要卡佳的肉体而不要卡佳的灵魂。他自己本身就是分裂的。他的两重性使他备受折磨。作者出色地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写出米佳从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有的那种幸福中夹杂着惶惑的矛盾心情,到回乡以后的期待、疑惑、动摇、绝望的全部心理过程。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通篇文字洗练,抒情性很强,是布宁的佳作之一。

布宁笔下的爱情故事,结局差不多都是悲剧性的。他在《阿尔谢尼耶夫一生》的第五部里曾经说:“这年冬季我体验到的正是‘幻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的矛盾’,完美无缺的爱情永远不可能实现。”

一个人怎么一来就坠入了情网,常常是无法理论的。难怪“爱情是盲目的”成为一句至理名言。

马罗夫人本是自由恋爱结婚,婚后的家庭生活富足美满,“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在君士坦丁,没有比马罗夫人更好的家庭主妇,更好的母亲,更可爱的客厅交谈对象了。”“日子一天天单调地过去,谁也没有发现马罗夫人受不了这种单调的生活。从她的性格来看,她既不像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也不像一个过分神经质的人。”不料从巴黎来了一个埃米尔·杜比,是马罗夫人

早就认识的博内夫人的儿子,当时才十九岁。于是人们发现,马罗夫人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好漂亮啊!

这个“儿子”狂热地爱上了马罗夫人,而马罗夫人爱他更甚。怎么了结呢?除了一死,马罗夫人还有别的出路吗?

伊格纳特明明知道柳布卡是个放荡的姑娘,可是这“既使他毛骨悚然,又使他神魂颠倒,”一心一意想要柳布卡嫁给他。等到两个少爷玩够了柳布卡而一去不复返,柳布卡答应嫁给他了,他起初对柳布卡的一厢情愿的真爱却已蜕变为要制服她,要得到她的真爱的复仇心理。他当然不可能得到柳布卡的真爱,他的这种愿望时时夹杂着怀疑,最后以他对柳布卡的残酷惩罚告终。

《叶拉金案》的女主人公玛尼娅是在复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一个复杂的、分裂的个性,她从书本里杂乱地吸收了一些美好的,看似充满哲理的思想,而在现实中却一味追求感官刺激,游戏人生。她坚持不懈地在寻找一颗“有爱的才能的心”,她又总是说:“我的主要目的是活着,享用我的生命。瓶塞应该尝遍各种各样的酒而不被任何一种酒醉倒。女人对待男人也应该这样。”不料她遇见了中尉叶拉金。她本能地意识到这颗心是她必须认真面对的。然而现实却不允许她与叶拉金成婚,她自己带着她的复杂的过去和依然复杂的现在,也已经不能单纯地爱了。她的复杂心理使她常常表现得十分乖张(文中说她有阵发性忧郁症)。她临死对叶拉金述说了她的全部过去,显然使得叶拉金的狂热陡然降温,理性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叶拉金还能如约殉情吗?

《路边》里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帕拉莎呢?她对爱情的浪漫幻想被残酷的现实碰得粉碎。

《暗径集》是作者晚年精心润色过的一组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也是他自认为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

一九二七年布宁在巴黎首次发表他的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一生》的前四部，三年后发表了这部小说的第五部。作者以他为革命前的俄罗斯绘制的巨幅画卷，以哲理性的抒情独白，帮助欧洲人也从他的视角去了解俄罗斯。他也把自己对俄罗斯的深沉的爱留在了这里。

布宁一生笔耕不辍，成绩斐然。他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在巴黎逝世，葬于巴黎市郊俄国侨民公墓。

为什么一九三三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要授予俄国侨民作家伊万·布宁？对此历来有种种议论。据说授予他这项奖的理由是：“由于他的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

朱光潜先生曾经说：“文学本来是以语言为工具的表现艺术。”“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见《朱光潜美学论文集》第二卷）。译者对此也有同感。

译者认为，任何一种奖项，都有颁奖当时的背景。诺贝尔奖是年度奖，每年评一次，只给活着的人。而文学奖也有别于科学奖，不可能不受到少数评奖人的个人好恶以及他们对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文学、尤其是语言的认知程度的限制。然而，如果一位作家在艺术上没有达到相当的水准，他是不可能被提名的。再者，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不是作家的世界排行榜，不是作家成就高低的惟一标准。一件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最终由其生命力来决定。大家都知道，历史上不少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是死后成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世人尊崇。所以，我们大可不

必计较,究竟谁该得诺贝尔文学奖谁不该得,对于这个问题很难得出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答案。然而,我们至少应该承认,得奖人在艺术上确实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文学艺术作品是个性的产物,读者、欣赏者也是从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爱憎、自己的理解出发去看它们,因此有可能给予它们完全相反的评价,或者一个时期否定,过一个时期又肯定。然而,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真正的艺术作品都会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流传下去。

译 者

2008 年秋于北京